

随笔

节就是结

(过年三题)

■张振海

烟花和爆竹

遇到喜庆事，人们喜欢燃放烟花爆竹。燃放烟花爆竹，可以让人快乐。因为有可以升到高空的缤纷色彩，因为令人吃惊的巨响，所以，不管它的由来有什么传说，我总觉得，燃放烟花爆竹，对于人们来说，是宣泄，是张扬，是登高而招，是顺风而呼，是压力的释放，是对恐惧的驱逐。

焰火可以悦目，巨响就未必可爱了。

操办红白喜事在大街上随意放鞭炮是被默许的。路人会被突然扔下车的噼里啪啦的鞭炮吓一大跳，但是似乎很容易就原谅了人家，多半是因为能懂得人家丧失亲人的悲痛，懂得人家迎娶新人的欢喜。

除夕之夜，零点钟声过后，炮声隆隆连绵不息，有的爆响就在隔壁。放炮的人自得其乐，而对于床上的人来说爆炸的声浪就不是享受了，要睡安稳觉很难，只有在辗转反侧中挨到天亮。

上午到亲戚家拜年。午饭后倦意来袭，回家后准备小憩片刻，不道窗外有几个孩子在放炮，是拆零了放的小鞭炮，点着就扔的，炮声在空荡的小区里似乎被扩大了，格外刺耳。想要酣眠，哪里可得。忍着吧。孩子们也只有在寒假能这样玩。

这个节日，大人孩子都可以疯狂一阵子。好在只是一阵子。

过年何趣

过年之趣在哪里呢？吃喝显然不是了，人的胃口并不会因为过节而更好，况且论吃喝的质量，平时也不比过年差到哪里去。这一点上，说天天都在过年也不算过分。

也许在过节的繁文缛节上。以前过年，跟老人在一起，一切都由老人安排，置办年货，蒸馍，过油，上供，烧香，放炮，拜年……各个环节都有严格的规矩和程序，看上去庄严而神秘，乱说话乱了程序是会遭到虔诚的大人呵斥的。繁琐，忙碌，内心将信将疑，做事说话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过年有一种别样的味道。我的家现在是新派的小家庭，一切由着自己的想法，怎么自由怎么随便就怎么做，省却了诸多可笑的老套的过年事宜，反倒觉得年过得很空洞了。那些仪式，那些套路，果然是提神的必需品么？

也许，过年之趣，在于家人能团聚，一起包饺子，一起看电视，一起去逛街……不在乎饺子里包的什么样，不在乎电视节目是否精彩，也不在乎是否大包小包买回家。平时各有一摊子事，聚少离多，年节时一家人团团圆圆，亲亲热热，欢欢喜喜，就很可乐，就很可贵。

实在是不应该对过年奢望太多，不应该指望过年的时候幸福大爆发。还是多多珍惜那些散布在寻常日子里的小小快乐吧。

节就是结

节日的传统意义，多与祭祀和纪念有关，祭祀神灵，纪念先祖或者先贤。对于现代的人而言，节日更重要的意义，恐怕是在于休息，或者与家人团聚。

节让我想起竹子。竹节之节，是竹子各段之间的凸出于表面的环，而节日之节，其实是平平淡易被人漠然度之的年光里一个突出的日子，是一个个时光的里程碑，是光阴长度的一种标识。先人们给这突出的日子规定了独有的内容和仪式，在四季轮回三百六十五个日子如水流逝之后，再次出现的它，很容易被我们辨识。上了年纪的人，更容易从节日中找到时间上的距离感。

节就是结，是先民们为了记忆而留下的疙瘩，结是用来提示和提醒记忆的。节就是一团扭结的记忆。

过节的我们被提示和提醒——提示我们既往的节后，花销了多少时光，收获了多少经历；提醒我们人生其实并不漫长，让我们在节与节之间，发现人事代谢，感受世事沧桑；提醒我们到下一个节之前，该有怎样的改变和怎样的筹划，才能不空负年华，而让人生更丰实更圆融更多喜乐。

这个节，听到不少人说没意思。似乎快乐越来越稀薄，而愁闷越来越炽烈。我也无聊，略作思索。信手涂鸦，也算绾一小结。



儿时的腊月

(外一首)

■王伟

儿时的腊月
是寒风里
缕缕炊烟的飘荡
是冰雪中
朵朵梅花的绽放

儿时的腊月
是小孩子
等待过年的渴望
是大人们
置办年货的匆忙

儿时的腊月
是父亲
细心糊出的红灯笼
是母亲
巧手缝制的新衣裳

儿时的腊月
是腊八粥
熬出的阵阵甜香
是蒸花馍
蒸出的年年兴旺

儿时的腊月
是一副副
对联贴出的祈福
是一张张
年画呈现的吉祥

儿时的腊月
是除夕夜
声声爆竹的欢唱
是团圆饭
浓浓亲情的流淌

希望的媳妇

希望的媳妇
给在外打工的希望
打电话
你快回来吧
今天是腊月二十三
有的人家开始祭灶了
都说官祭三民祭四
咱明天祭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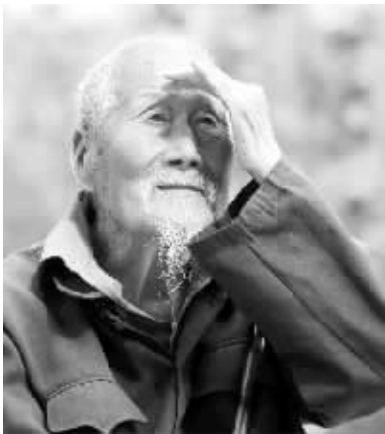
咱儿子想你
腊月二十六是他的五岁生日
他等你回来给他买玩具枪
咱女儿想你
全年级考试她得了第一名
她想让你给她买新衣服
咱爹娘想你
他们说你离家快一年了
不知道又瘦了多少斤

希望的媳妇还想说
俺也想你
但话到嘴边又咽下

小小说

盼

■尚纯江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哦，是儿子小川的电话。石头瞅着手机上的字幕，咧嘴笑了。

爸，我买到车票了，是腊月二十六的。腊月二十七一早，我准时到家。

中，中，中。石头连说了三个中，头点得鸡啄米似的，脸上的褶子成了朵朵菊花。

石头盼儿子回家的电话，都盼望三年了，可年年盼年年空。石头太想儿子了。儿子出去打工，三年多了，这还是第一次回家过年。每次春节前，儿子都打电话说要回家过年，可临了临了，不是老板让加班，就是买不到火车票。

一接到儿子的电话，石头就屁颠屁颠地跑回家，把消息告诉老婆。老婆笑得抿不住嘴，见人就说，今年俺儿子也回家过年。石头赶集时，比往年多割了好几斤肉。老婆把儿子的房间打扫了一遍又一遍，打扫得纤尘不染。儿子床上铺的盖的本来干干净净的，老婆怕有霉味，又拆洗了一遍，整整齐齐地叠放在床上。石头平常也外出打工，在县城的一个工程队，工地上被子霉得那个味儿，啧啧……

多给儿子整点爱吃的。老婆说。

过了小年，石头有事没事就到村西头溜达，那儿有城乡公交车通过。遇到回家过年的村人，石头眉开眼笑地说，那小啥，你回来过年哩。看看，出去挣大钱了，掂着这大包小包的。那人就问，石头叔，你家小川回来没？石头爽快地回答说，还没呢，腊月二十七才回！全不像前两年蔫头耷脑的样子。邻居铁桩的儿子新泉开着一辆崭新的北京现代吉普回家过年，石头翘过去这拍拍那摸摸，笑得合不拢嘴，好像这车是他儿子的。新泉见了，掏出一支黄鹤楼香烟递给他，石头叔，俺

兄弟小川回来没？石头说，快了！俺川没有你有出息。啧啧，这车真好。俺儿要有车，就不愁火车票的事啦。新泉给他点上烟说，也快。我都打拼这么多年了，小川才出去几年？只要摸着挣钱的门路，那钱，还不是给搂杨树叶子一样，哗哗的！

新泉这话说得石头心里热乎乎的，他知道儿子没有新泉有能耐。不过，他说得有道理。这年头，只要能干肯干肯吃苦，有啥事是不可能的呢？

二十六这天，石头全天候监控儿子小川回家的行动。一会儿一打电话，小川，你上车没？车到哪儿啦？吃饭没？火车上饭虽然贵点，该吃吃该喝喝，别可怜钱啊。

晚上，老婆打开了电视，是石头最爱看的戏剧大擂台。过去，他看着电视听着戏，用

手在大腿上打着拍子，捏腔拿调地跟着唱，如今眼瞅着电视，心神不知跑到哪里去了。电视里观众鼓掌，他也鼓掌。老婆问他，唱的啥？他愣了愣神，笑了。他问老伴，都唱的啥？老伴也笑了，说，我也不知道。

睡觉的时候，俩人大眼瞪小眼，谁也睡不着。石头就打电话，问儿子啥时候到家。儿子说，爸，四点左右就到了，还早呢。石头一看表，才十点多一点，是还早，睡觉！刚眯一会儿，又给儿子打电话。儿子说，爸，这才啥时候？索性关了手机。再打，哪——哪——哪——一连串的长鸣音，让石头听得心焦。

望望窗外，小北风吹得呜呜的，把半拉月牙发出的光吹得朦朦胧胧的，啥也看不清楚。村街上不时传来鸡鸣狗叫的声音。石头一听到人走动的声音就麻利地床，到村街上瞅，却总是满怀希望而去，悻悻而回。

到了凌晨四点，儿子还没有回来。五点，六点，儿子仍没有回来。石头索性穿了衣服，到村头去等。

来到村西头，天还没有亮，赶年集的人摩肩接踵。有人叫他一块儿去赶集，他胡乱应着，眼却瞅着远方。直瞅得太阳爬上了树梢，瞅得艳阳高照，儿子连个影子也没有。难道儿子……吓吓吓，一有不好的念头，石头就啐口唾沫。人啊，越急越瞎想。

不放心，还是不放心。还是去县城车站亲自接儿子放心一点。石头决定乘城乡公交车去县城。

正胡思乱想，一辆出租车慢慢划过村道的水泥路面，一个帅气的年轻人站在石头面前，爸，你咋在这里？

儿子？呵呵，真是儿子，比离开家那阵儿长高了。望着儿子，石头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